

聖

夷堅志乙集下

夷堅志乙集下
卷第六十四事
建康三孕

宋 鄱陽 洪邁

長樂鄆
洪邁西
漢志也

建康醫者楊有成說目擊三事皆婦人異產者桐林灣客邸主人王氏妻年二十九歲紹熙三年八月懷妊臨產生大蛇五六於草上乳醫及夫皆驚走蛇徑出赴秦淮水中遇夜復入其家訪母飲乳天明始去在店居人悉徙避他舍凡七日乃絕跡鹽商劉一妻當產不下氣厥且死有鑿為診脈曰腹內必有怪宜

救其母與藥灌服至于中夜生子頭甚大苗髮長五寸許兩肉角隆起滿口十餘牙白而銛利其家殺而投諸江又斗門橋河船張大哥之婦產一雞夫持刃斲剉未竟婦仍稱腹痛復誕一猴亦殺之包以布縫以大石舉而擲於深澗三母幸無恙不能測致怪之由

羅伯固腦癩

春渚紀聞載何次翁生癩於鼻日以益大遇道人於襄陽授以藥如粟粒使是夜徑用針剔小穴真藥焉

俄頃覺藥在內旋轉若遊行然迨曉癩已失去吾鄉羅伯固鞏爲士人時腦後生一癩數月後大如半升器不可櫛髮聞婺源有瘍醫藝絕精遣僕邀迎于家醫塗藥線繫癩際再匝縛其末剪斷之而出憇外舍踰兩時久繫處痛甚至齧齧衫袖弗堪忍呼其子去線曰寧逐日受苦此痛殆徹骨髓子將奉戒而斷線無餘地欲施手勿克方冬月困臥火閣席上遂熟睡及醒枕畔皆如水沾濕有皮囊一片在傍捫其癩已不見諸子秉燭就視腦外略無癩痕蓋附着成贅初

不相干也

茅君山隱士

元豐中金陵大水溪壑暴溢有一木長可及尋泛泛出茅君山中蘿荔蒙冪被以蒼蘚過者不覺其有異也有漁者遇於曲渚其氣薰然就視之人也亟走告茅山觀主劉混康劉率其徒至驗之信然爲遷于岸側剔荔去蘚從而浴之弊衣凋落如網罟然紺髮玉色方瞳炯炯蹶然而興顧謂衆曰飲我以水旣飲復問歲歷對以今某年悵然曰二十年矣余昔歲客真

州遇二僧語予曰觀子風標清峙有方外之趣可以學道然通都囂塵非棲養之地宜游茅君山以鍊顧予以無資可游爲解僧曰但從吾行遂同塗以來寓洞中授我收視反聽之術臨別一方板見授且戒融神寂慮勿撓勿畏他日當復見汝自居于此茫不知晦明寒燠風雷霜雪之變人間得喪去取欣戚之累方翱翔廣漠之鄉莽蒼之野佺佺然如偃于巨室而無所覺今寤而偶俗詎可見吾師邪道流驚異延致齋室朝夕奉香火盥沐謹慎鄉閭奔趨浸浸聞於郡

邑金陵守備禮迎置館舍達官縉紳日造謁曲拳踞拜以蘄養身之方流傳他邦聞者以不得見爲恨而此人本無悟入歲餘志日驕汰間有遺之果實者稍取啖食或饋以素羞亦喜而弗拒衣衾錢帛到則受之至于服靡嚙肥耽嗜醇酒情欲所肆漫不省擇未幾病死略無他異上官彥衡作傳書其事嘆其以俄頃之間累年之養畔師教捐初心云

因揭尊者

邵武光澤縣龍興院僧師滿紹興十四年十一月夢

老僧百納^神支筇踟趺而坐云來自南岳將赴上官代供翌日聞近村富柳寺作供十六尊者繼有雲遊比丘至彼室言方適遠塗而行資不給欲以所藏武洞清畫羅漢及中尊碑本售於人取視之至第十三因揭尊者則宛然疇昔入夢之人也滿歎異謂諸佛慈悲將以堅其信心遂空囊易之別置于定光園應堂之兩壁因欲少加潤色爲供槃中鉢之類而力未能及於是宣說夢証丐諸檀越甫及卿士上官之才門則亦先見夢矣之才謂滿曰子貧無資吾爲子作佛

事子勤香火可也乃償其初贖之價爲設標飾益之以家所常事惠應原覺二像且增葺其堂李都光祖作記

英州野橋

先公謫居英州無祿粟以食日糴於市郡人或云去城七十里曰東鄉有良田於是旋空裝買百畝令季弟景徐往檢校方冬穫稻而先公忽被疾遣僕走報徐弟得信時已黃昏急持馬歸行半道馬忽蹶局縮栗若有所畏馭者曰必有虎在近適月色籠明遙望

數百步外叢薄中果一虎弭耳而過焉蓋已見之徐亦怖然思親念極強加鞭將屆城五里許值斷港無船可渡臨淵上下得橫木經水中謂爲野橋遽踐之甚滑不可移足乃跨之而進手所托處黏腥如飴餈暨到家東方已明他日再經彼處元無所爲橋蓋晨夕蛟螭睡熟以故人履其背不之覺或謂誠孝所感得濟港善還且免搏噬之害其危如此

單于問家世詞

東坡送子由奉使契丹詩末句云單于若問君家世

知下宮四格
元明刻本改作
若誤

莫道中朝第一人用唐李揆事也紹興中曹勛功顯使金國好事者戲作小詞其後闕曰單于若問君家世說與教知便是紅窻迥底兒謂功顯之父元寵昔以此曲著名也後大璫張去非之子安世以閣門宣贊爲副使或改其語曰說與教知便是中朝一漢兒蓋京師人謂內侍養子不闕者謂漢兒也後知閣門事孟思恭亦使北或又改曰便是鹽商孟客兒謂思恭之父爲販鹺巨賈也

張才甫說

真楊慧倡

江淮閩浙土俗各有公諱如杭之福見蘇之歆子常之歐歐希之類細民或相犯至於鬪擊宣和中真州倡迎新守於維揚揚守置酒大合兩部妓樂揚州諱缺耳真州諱火柴頭揚自恃會府意輕屬城故令茶酒兵蒸火而有烟焰使小鬟戒之已而不止呼責之曰貴官在大廳上張筵如何燒火不謹却着柴頭咄置再四真倡笑語兵曰行首三四度指揮何得不聽汝是有耳朵那沒耳朵那楊倡大慙乾道中滁州教授考試於楊府旣出院赴郡集帥命妓侑觴教授者儂

子也呼一倡歌於側怒其不如指謂之曰大府樂籍
却山野如此倡徐徐答曰環滁皆山也此客愕然終
席不復敢出一話

合生詩詞

江浙間路歧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於席上指物題
詠應命輒成者謂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諷者謂之喬
合生蓋京都遺風也張安國守臨州王宣子解廬陵
郡邸歸次撫安國置酒郡齋招郡士陳漢卿參會適
散樂一妓言學作詩漢卿語之曰太守呼爲五馬今

日兩州使君對席遂成十馬汝體此意做八句妓凝
立良久卽高吟曰同是天邊侍從臣江頭相遇轉情
親瑩如臨汝無瑕玉暖作廬陵有脚春五馬今朝成
十馬兩人前日壓千人便看飛詔催歸去共坐中書
布化鈞安國爲之嘆賞竟日賞以萬錢予守會稽有
歌諸宮調女子洪惠英正唱詞次忽停鼓白曰惠英
有述懷小曲願容舉似乃歌曰梅似雪剛被雪來相
挫折雪裏梅花無限精神總屬他梅花無語只有東
君來作主傳與東君且與梅花作主人歌畢再拜云

梅者惠英自喻非敢僭擬名花姑以借意雪者指無
賴惡少者官奴因言其人在府一月而遭惡子困擾
者至四五故情見乎詞在流輩中誠不易得

永悟侍者

福州僧永悟屢住禪刹一駐錫處必獲其親姪爲侍
者悟規矩峻整他人有犯必致惟此姪過舉一切優
容未嘗少加訶責人莫敢言後住台州國清寺姪愈
恣不律諸上首羣起攻之詣方丈白曰若是人不出
大衆必散去悟始慘然曰此事久不忍言今度不可

隱此僧乃吾母也衆拱問其說曰吾雖出家然多在
故居一室打坐時母氏已亡忽一夕見其掩面入兄
之舍方驚恚欲起則聞孕媵媿身生男旣長遂爲買
牒落髮常以自隨故雖知其犯禪禁不忍問也衆皆
嘆悔摧謝悟曰事旣彰露彼不宜復畱遂遣出院未
幾悟亦避席臯之姪過南康見兜率長老法端道此
廣福寺藏

江州彭澤縣北四十里廣福寺有輪藏極華壯安潔
紹興初巨盜李成犯江西駐軍寺下畱一宿將以質

明焚燒而南且欲盡戕縣人是夜成設榻藏殿睡正
熟間藏轉動不止疑其下有寺家所伏僕隸將爲已
害起呼健將在帳前者秉炬仗劍接續入視則寂無
一人而藏聲愈響愈速成甚懼卽具衣冠詣佛所焚
香謝過隨卽寂然迨旦引衆行過縣秋毫不犯百里
賴以全活

復州防庫犬

復州僉判廳主管諸司錢物故蓄犬以警盜名爲防
庫一黃犬在彼十餘年吳興周礪居官尤加意飼養

犬一如感恩者常坐臥其傍洎滿秩予姪臯之代之
以小兒女多驚或爲所驚嚙牽以付浮橋之南二十
里外蓮臺寺明日復來又執拘以往已而復爾周末
去間嘗謁臯犬認所乘轎識爲故主迎繞馴伏掉尾
戀戀伺其退卽隨以行臯解其意語周使寘于船中
後數日船至巴河犬登岸未返而船人解纜東下犬
望見跳躑嗥鳴奔隨不置凡三四十里周顧見之命
小船呼載旣得上不勝喜遂至湖州

夷堅志卷第七十五事
岳陽呂翁

淳熙十六年章嗣爲岳陽守聞城南老松之側有呂公祠宇因往瞻拜觀其塑像袍色黧黹不鮮命工整治未暇扣其訖工與否也一夕家人夢一道流衣新黃袍遮道立於郡圃趨而避之他所則又相遇問其姓名曰我仙者也家人曰若是仙者何不游天上而反行地下乎曰我地仙也翌旦以語章章出視事吏前白云向者奉命易真人袍繪事已全章深異之且念一潤色其衣服而形於夢寐應若影響乃以故所藏呂公金丹秘訣刻于郡齋冀廣其傳其書呂自爲

序稱紫微洞天純陽真人曰巖幼習儒教長好玄門志慕清虛心遊雲水尋師訪友往來無憚於馳驅切問近思終始不生於懈怠陰陽升降取法於二儀性命根基歸源於一氣無形無象來時同一婦一夫有名有姓去後存三男三女九宮臺畔金童探得黃芽十二樓前玉女收成白雪水中起火當分八卦之才陰內煉陽自別九州之氣三花和會化火光真出昏衢千日功成驂鶴駕先遊蓬島天機深遠不敢輕言道體淵微難爲直說今以平日建功之法尊師已驗

之術集成口訣十八首密示後進凡金丹小成法七
訣天童不老法第一聚火煮海法第二匹配陰陽法
第三聚火火還元法第四散火煉形法第五龍虎金丹
法第六周天火候法第七金丹中成法凡六訣河車
肘後法第一肘後飛金晶法第二玉液還丹法第三
玉液鍊形法第四金液還丹法第五金液鍊形法第
六金丹大成法五訣集成朝元法第一煉元成形法
第二內觀交換法第三神仙出入法第四分形超脫
法第五其書今三千言每訣四句句四字明白易曉

實修真妙旨也

張二大夫

張二大夫者京師醫家後徙臨安官至翰林醫痊免
退居吉州啓藥肆技能不甚高而一意牟利累資數
萬緡屋後小圃廣長不能十丈日往縱步忽垣墻頽
仆正壓右足腕折骨破痛不堪忍市民范接骨以外
科著名亟招之范視其骨脛中且黑髓膜存歎曰凡
人上自頭下至足皆以髓爲主故能得以久長方盛
壯之時或有毀折苟精體充盈則可施板夾傷處方

用外藥塗^傅髓^其之輕重深淺刻日復舊今大夫髓枯矣無復可接是病非吾所能及也卽捨去張宛轉楊上呻呼幾半年而死

羅正臣說

彭氏池魚

鄱陽彭仲光有魚湖在郡三十里外當秋暮水落與仲子大辨往其處觀漁人設網罟終日不得一鱗甚訝之畱宿岸傍村舍大辨夢黃衣卒數輩持杖毆罪人^四數千皆束縛駢聯男女雜沓羸形悴態以次入水悉拊膺大哭若不得已而墮辨驚覺以告父明日舉

網魚充滿其中仲光感之爲之不忍食

朱司法妾

朱琮司法者處州麗水人以祖大卿恩得官紹興戊午再調臨江軍法掾有一侍妾其妻王氏不能容日夜楚毒凌虐至于自刎朱君坐臥食息無時不見之頗懷憂畏招閤皂山道士行法禳逐牒付城隍廟拘縻仍戒云尊官從今日以後不可往岳殿自是不復覩他日郡寮偕出禱晴中途值雨作適到岳廟之前衆輻悉入避亦隨之少焉雨止出外忽逢故妾來前

略無恭敬之禮忿恚溢面朱語之曰自汝之死我哀憐到今汝當亦知非干我事妾曰若不做官人侍婢時安得致此朱還舍以告妻未幾遇疾卒王氏旋踵併亡凡生三男子大者纔六歲無人主喪族姻有從官鄰邦者聞之亟沿檄來爲料理後事亦嘗招道流考召見朱着袍執簡妻因荷枷被訊迨棺柩出門鄰家室女見兩棺後一婦人蓬頭敝衣拊掌大笑相續去女驚異爲父母說卽時病暗竟不復能語朱里人黃祥主簿說予謂一妾之死而主君主母償其命岳廟之嚴而不致攝一鬼使之出入自若小女子話其異卽病暗是皆可疑也

弋陽女子

弋陽陳秀才與其友以元夕觀燈於市有人家女子年十三四歲坐僕肩右墜髻花一枝正落陳巾上陳甚喜攜歸示妻妻疑其游倡館所得奪而擲於地陳邀其友證所以妻愀然不樂曰果若汝言當是異事兆祥我死不久矣後數月竟卒陳鰥居十年始別娶復因燈夕游觀戲舉前事蓋墜花者也

勸善大師

蕩盡後來

饒州東岳行宮遭火燬口長者草創修理僅有屋一
二十間紹熙五年十二月判官孟滋同妻往謁至外
舍小室見一僧像貌彩飾皆剝落問何鬼神祝史曰勸
善大師也滋顧其妻有整治之意而未嘗出言是夕
夢一長身僧來丐衣服禦冬寒且云不過費君家錢
三千耳覺而喜異明日卽令工往裝繪一新正用楮
幣三千

荆南猴鼠

淳熙某年荆南官道上十五里間忽有鼠以千萬計
蔽塞通達其色或黑或白或黃或青其狀或如雞如
烏人行其間略不知避遭車馬踐踏而死者不可勝
數凡兩三月乃息復有一猴高二尺許隱於高木之
上乘間爲人害時正暑天婦女露坐者多爲戲侮不
敢輒出居民膽勇者百方取之久而墮一網中民納
之布囊將負往八渠山投于江流未明登塗到城西
遇一老叟髯鬚如雪笑問之曰囊中物豈非獭獠耶
民曰然曰彼實有罪願貸其死吾適有官會三道謝

汝彼獲脫去不復更來吾二人同詣八渠放之深林足矣卽于袖間取楮幣付民民以無望之獲喜而從之自是猴果絕跡弗至此叟豈猴之翁祖耶

陸荆門

紹興三年姪孫伋爲荆門僉書判官臨川陸九淵子靜作守攜貴溪醫士周禮者同行是年十一月夢伋着毛衫坐于便齋左右侍直皆呼爲知軍且以告伋旬餘又夢且聞人言不交當交卽歲未盡十日子靜感疾不起伋正着毛背子在書室暫領卽符旋被帥

檄攝軍事先是子靜閱荆門志見王瞻叔紹興庚午十月所作惠泉亭記云庶幾九淵之靈有所憑依以惠澤斯民因頌其語亟掩卷未幾而卒

伋記

潘璋家僧

樂平醫士潘璋居于縣市有商客詣門曰早上遇一僧買我紫羅兩疋酬價已定寘諸袖間使我相隨取錢到君宅徑入今移時矣願爲一言促之璋曰吾家欲縑帛何必仗僧爲主且未嘗有此徒來往汝亟去客不肯去力言之仍述其形貌及袖衣穿敝之狀璋

始悟亟往所事泗州菩薩堂驗視則兩縑正在右側
蓋常時崇奉甚敬被以真服祈禱獲應歷年多積爲
塵坳鼠齧未暇更新是日爲之矍然盡室焚香謝過
以錢償客而喚匠治衣易之

喻氏招醫

鄱陽士人汪樵居於郭外數十里間妻喻氏以紹熙
五年初秋感疾伏枕兩旬更數醫治療弗效其家議
欲招劉昶昶者世爲醫用叔蔭補右列嘗爲江東提
刑司緝捕官因寓處城中是夜樵夢一異人授以金

刀光彩粲然長徑尺覺而默喜念金刀者劉也當付
於昶無所疑夙興命僕且行方啓門而其友宋震適
至問疾云昨晚人從郡中來言新駐治醫官劉舜臣
其技甚高盍使視之樵始悟已夢驗爲神告卽易書
遣僕邀致到時日將暮喻氏已困篤舜臣投以兩藥
及旦洒然頓蘇信宿而愈

王牙儉

乾道七年鄱陽鄉民鄭小五合宅染疫癘貧甚飢粥
不能給欲召醫巫買藥空無所有但得一瓊笠倩牙

僧王三鬻之可直千錢王輒隱其半才還家即得病昏不知人六七日鄰里以爲必不起忽大聲疾呼如受杖痛苦之狀妻扣之能言所見云恰被黃衫承局追出道近里胡家步下見巨船艤岸大官正坐左右擁侍皆朱紫儀衛光赫全如官承局領我臨岸大官問爾何敢匿畱鄭小五錢我不敢諱遂遭臀鞭一百擲置草中痛不可忍大官令急以涼藥與我旋移船過下岸左右教我水內取兩壺使飲一盞乃悸而覺便得汗有瘳臀痛愈劇妻視之生赤疔瘡約滿百

困臥幾月始復初既而下岸六疫蓋所覩者瘟部云

夷堅文卷第八十三事
水陽二趙

宣城水陽鎮宗室寓居者四十餘人師恭師班者從兄弟也其廬在空相寺側相距數百步淳熙中兩人同毆殺一僧恭以計脫獨班任其罪坐鎖閉泉南外宗司因西霈恩得自便其父伯冷爲平江府將領班畱家治母墓嘗抵暮還舍聞門外有呼趙三者連聲甚厲恐避入室族姻數輩在彼亦聞之明日再往墓次誤蹴伐下一木遭壓扶以歸得疾痛楚不能興遂

右三事周貴章說

死時紹熙壬子秋也衆知爲僧寃報而師恭自以向來免禍姓名不繼案牘了無所懼至癸丑之秋因赴事逮赴府舟楫已具戒使先解纜待于前步少頃獨行就舟人訝久弗至其家望溪畔亦未見舉棹然皆不疑有他故有兩行客過官道怪其癡立于草間撼之再三始應曰恰爲三哥邀去飲酒一盃頗覺昏醉兩客喫其面曰渠死已一年汝定見鬼方悚悟卽詣寺命僧設供席禮懺竟夜冀消宿愆不旬日亦卒

徐南陵請大仙

吳興徐大倫紹興四年知南陵縣次年年初秋有舊友來訪能誦訣邀大仙因駐香酌酒驗其術俄頃箕動書曰張紫微自是遇請輒至隨所禱卽書徐每召會賓僚必虛位凡酒之美惡杯之遲速亦書之嘗出金觥禱獻乃書曰此吾家舊物莫能曉已而忽憶頃侍父次游守淮郡張公過之開宴筵待以此觥勸侑欲舉贈之而張辭去拂旦告行不及與始知其說不妄賦詩文信筆立成殆盈數十軸徐闢便坐揭張存時所書冰壺兩大字從之求記卽揮數百言筆勢遒勁

不類平生翰墨徐寶玩不忍捨喚工標飾置于壁間
又爲表軒之南曰歌寓北曰琴寄徐妻周氏以故冬
卒悲慘殊甚張作鼓盆歌以解之徐扣周今安在曰
以無過得托生江州王太尉家三宣贊位作男子復
扣其日月名第曰便爲物色明當奉告次日云吾爲
君御風而往得其實蓋今年四月某日生小名榮郎
將誕之夕母夢一婦人牽帷而入覺卽免身君或道
過九江試訪之當相顧一笑徐徧問同官休咎曰邵
尉有綺語之過未幾邵不疾而死蓋其人素爲口吻

士徐由是愈敬信復云子有道骨異日當相從爲蓬
萊三島之遊宜淨掃一室密加糊飾列香果用綵帛
蒙小篋插筆其上挂諸梁間俟九月甲子日召予當
聞命而至凡有請禱悉爲書之但不可容外人到耳
徐一一如所戒及期所謂舊友者已去忘其請訣遂
絕弗至

南陵美婦人

宣之南陵在漢爲春谷縣古邑也民某生者就邑治
大門之內開酒店嘗以月夜出戶逢美婦人若自宅

堂而來見生卽與笑語時東平郭堯高叔爲宰生謂
姬妾浪遊不敢應婦人前執其手徑趨店內生固市
井屠沽而迷于色便畱之寢旦而去他夕復至如是
數月每至必有贈餉初得錢久而攜銀盞漫漫及于
餅鬻所獲不勝多益疑爲窩主家物然貪財溺愛不
以爲虞因往郊外行幹一道人乞錢見生顏色枯燥
語之曰汝滿面是邪氣將死于鬼手生驚悟弗隱盡
以告之道人就近舍求紙三寸許書一符使貼于房
門是夜聞婦人怒罵曰我以至誠待汝汝受我物亦

不薄將終身是托何乃遽起妄心一旦如是我非畏
符不敢入以汝背恩忘義誓將棄汝卽怫然而去經
數日復扣門言曰汝不義已甚使人不堪明日夜當
治汝又去生始大怖坐而須曉始徙于他房由此遂
絕後三年縣宰徐大倫妻周氏死其弟從吳中來唁
寓澗後堂夜登廁忽身傾且仆涎出不止一僕攜燈
在下急挾歸室徐視之灌以湯藥移時乃醒云恰溷
畢見一女子相引詣別館几榻華赫置酒歌謳未暇
欸昵而爲人喚覺縣吏言宅素有妖祟前後造怪非

一於是虛其處西偏徐字子至湖州人

右六事汪果
茂明說

胡朝散夢

華亭胡朝散夏夜納涼因據胡床而睡夢一偉丈夫着白道服撼之始起曰君家有不恰好一事宜急起理會胡驚寤亟出戶果見人自經於廊下往視之其子婦房中所使妾也婦者同邑張氏女賦性慘妬此妾少有過杖之百數不能勝楚毒乃就死胡使呼婦就傍熟視婦略不動色徐云他人不須管若不可救我自當其責卽取甃登之解縊索移時復甦胡氏供事廣德張王甚嚴敬舉家不食猪肉故蒙神力云張婦之惡猶不少悛也

宜興官人

宜興官人吳瑄紹熙五年春得目疾頗劇乃挈妻子來餘杭謂爲避災吳嘗仕于此縣因買小宅爲往來寓泊之所於時盡室居之月餘一旦忽起歸心妻已遣人市物於臨安未及欲少畱吳堅不可若有促之使去者但令一僕守舍卽登塗亦不與交游告別明夜天目山發洪川流暴至平地水深數丈吳之居沒

於中僕溺死是時民罹其禍者十萬餘人

張元幹夢

張楠字元幹福州名士也入大學爲學錄旣優列解籍而省試不利乃止土地祠致禱曰楠雖不肖自覺學業程文不在儕輩下今而失意其必有說敢以請于神是夕夢神來謁語之曰君當登科緣以比者受無名之錢四百三十幾貫幾百幾十文爲此遭黜楠覺而默念身爲寒士安有是也時諸生從受業者聞師赴省各隨力致助然度其數亦不能多意其必用

此故試取記事小冊逐一算計正與神言合貫百分文畸零不少差然後大悟遍以告人使知非己之財不可妄得如此續以上舍次第

駱將仕家

淳熙癸卯歲張晉英濤自西外宗教授入爲敕令刪定官挈家道都城未得官舍僦冷水巷駱將仕屋暫處駱自居其傍數日後駱妻謁張氏問無恙甚勤自是每見輒云然意以爲相勞苦常談爾其地卑濕特甚不數月徙去而黃景亨渙自滁州來爲大學錄復

居之經旬日婢妾夜叫呼云有賊已而房門洞開竟
夕擾擾明旦點檢無所失亡獨新洗衣四種元在厨
間皆不見遍索之其二在墻頭猶以爲賊攜去而失
墜者其二乃壓於積薪之下黃雖疑怪而不欲行言
後數日又復見異元寘四簋盃於桌上悉頓疊壁下
亦不之問黃母夫人病侍藥至三更持燈入廁則庖
內什器數十皆排列厠板上懼而亟出於是亦去之
繼訪其事乃一年前駱之長子以狂游弗謹爲父母
所責自經於厨從此變怪百出晉英聞之始悟駱妻

所問蓋爲是云黃母旋亦捐館

右四事張晉英說

陳二妻

金華縣孝順鎮農民陳二者其妻懷妊將產詣鎮寺
太平寺請僧於佛前許孔雀明王經一部以祈陰護
既而生男久不償初願妻遂兩瞽凡衣裳縫紉皆倩
鄉里男能移步^但匍匐而行妻夢一僧來言與我干
錢吾爲汝治眼疾且以告厥夫夫云得非所許經卷
未還故邪妻曰家間赤貧尙無飯吃何暇及此佛亦
不應屑屑與我較也是夜陳二所夢一同偶到太平

寺閱僧房功德簿頓憶其事乃焚香告禱乞放妻眼
光明候秋成還賽時紹熙癸丑歲也及秋暮始踐前
約恰費錢一千纔及新春妻雙目如平生時了無患
苦

江牛屠

婺源姦民以屠牛爲業者或能用藥毒牛但慢火焚
汁濟以他藥浸鐵針長三寸餘插于牛脇皮中不經
日必死則喚之使宰剝肉旣非帶疾人食之無害謂
爲良殺厥價差高數年前鄱陽村屠頗傳習之有江

六三者居城東十五里常得此伎農民見牛不病而
斃莫能曉悉付之鬻賣雖鄰里鄉曲皆無一人知其
事紹興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出外至昏暮不歸妻子
遍詣平日所往來處訪尋彼人皆云不曾見明日過
午妻見羣鴉及鷹翔噪於居舍百步間汚池畔試往
視之江已溺死于中水則深三尺耳臨棺斂梓匠人
見六三手握鐵鍼兩枚方知行詐已久時將適何人

家而爲鬼所誅也

夷堅文卷第九十一事
宜黃老人

紹興中撫州宜黃縣宰徐君聽訟有老人曰侯林哀
哭陳牒云居於社壇之旁遭弓手夏生縱火焚蕩所
居遂并三子爲灰燼情詞駭愴卽捕夏送獄訊鞫甚
苦夏不知所對泣涕弗食縣吏共言夏爲人素循理
安得有放火殺人之事願追詞首究其本末仍委佐
官往本處驗實當可得情徐用其說及詣壇下物色
並無侯老住止與火燬之跡乃夏生以祀社之故奉
尉命汎掃壇宇剪薙榛穢悉輦枯藁寘一空穴而焚
之蓋狐狸所窟也三雛死老狐因是假公力以復怨

云夏始得釋又别有牝者化形爲美女往來令丞廳
民吏盡見之女面左頰有黑痣如豆大爲所惑以死
者非一多據丞廳碧瀾堂小吏屢見其從事于針紉
聞人聲則沒庚辰歲衢人祝君丞時至此堂獨寢逢
之而喜挾與同衾已而并其子相繼殞命

宜黃丞廳蛇

宜黃丞廳與縣治相連有大蛇長二丈鱗甲青黑行
地有聲父老傳言每出游一廳則主人者必罹禍咎
紹興庚辰春出于丞舍後東墻蓮池側隱半身墻內

尾垂于池丞祝君適以亭午到池上見之呼乞子能捕者穴墻取之蛇蟠屈不動命數健力昇致郭外過百丈橋數里縱之莽中意其已遠不能復至矣次日祝仍以午到昨處則蛇乃在元穴欲殺之而吏士皆不敢承命曰此禍至大寧受杖責不得已但令昇去如是者至于四五迨祝死乃絕不見

張保義

靖安張保義者本邑村朝山屠兒以建炎捍寇功得官貲產甚富乃戒志所書爲寶峯主僧景祥所職者

寺旣焚燬張一力重營之又置田數千畝以贍常住張藏錢不勝多至築工庫數十所作貯積處平生享用自如閱三十年暮歲忽聞庫內錢唧唧有聲自戶外當廳持杖擊其門曰汝要去須是我死後始得如今大驚小怪作恁麼生卽寂無影響又數年乃死鄰里咸見其庫錢晨夜飛出如蝴蝶然未幾居室百間一爇而空寶峯相去數十里旬日間亦煨燼不遺張氏子孫雖存而生理不能百一矣

九梁星

陰陽家有九梁星煞之禁謂當其所值不可觸犯或
誤於此方隅營建則災禍立至俚俗畏之特甚靖安
縣寶峯寺僧堂蠹敗不堪安眾長老景祥欲一新之
羣僧合言今年正值九梁所棲無為空取禍祥獨以
為不然曰人神一也皆欲安居烏有人不可處而神
可處乎即率眾往誦經白請神暫遷法堂候修造訖
役日還位踰月堂畢乃如前說復率眾誦經迎神歸
故處後皆無他時紹興丙寅歲也至紹熙庚戌鄰寺
大梓院議葺僧堂眾又以犯九梁為言主僧用景祥

故事禱誦遷神

通迎從來

一年僧行數輩相繼亡歿堂迄不就

鄉人輕薄者或因相倣詈罵至以兩寺為口實云

宜黃青墓

宜黃縣獄有廟相傳奉事蕭相國不知所起何時縣
人言神多化為青蝦墓而出謂以小為貴也如體不
踰寸則邑宰必薦召或以治最飾擢胥使按堵不罹
黥逐如大至尺許則反是紹興中墓屢出至如扇如
盤如大龜鼈宰不經歲輒非意而斥或遭憂去癸卯
年忽徧於廳廡林園無慮萬數僅若小錢狀類青蛙

而狹匾足差長色白身色如翠羽每足有五爪能緣壁升木至一二丈不墜舉邑謹怵指為吉證競置酒餽詣廟答謝陰貺而共享膳以張慶喜共白于宰李元佐乞備享禮元佐獨不信叱使去明日皆隱不見竟三載百里晏安元佐以薦解組馴至侍從

全椒猫犬

紹興中樂平魏彥成安行為徐州守全椒縣結正一死囚獄案云縣外二十里有山菴頗幽僻常時惟樵農往來一僧居之獨雇村僕供薪爨之役養一猫極

馴每日在旁夜則宿于床下一犬尤可愛俗所謂獅犬者僧嘗遣僕買鹽際暮未反凶盜乘虛抵其處殺僧而包裹鉢囊所有出宿於外明日入縣此犬竊隨以行遇有人相聚處則奮而前視盜嗥盜行又隨之至于四五乃泊縣市愈追逐哀鳴市人多識菴中犬且訝其異共扣盜曰犬如有恨汝意得非去庵中作罪過乎盜雖強辨然數低首如怖伏狀即與俱還庵僧已死時正微暑猫守臥其傍故鼠不加害執盜赴獄不能一詞抵隱遂受刑此犬之義甚似前誌所紀

無錫李大夫庵者也蠢動含靈皆有佛情此又可信云

徐干三官人

湖州城北徐朝奉之子干三官人者自爲兒童時資性誠質既長念親戚間有被妖鬼作祟者遂刻意奉道行天心考召法爲人治極靈驗絕異而略無求需至于香火紙錢率皆自辦不以貧富高下應時決遣未嘗到病者家觀其面目只令具狀投訴旋扣神將鬼物現形鞠伏然後繳回施行濟人之功積有歲月

淳熙中市民張翁女遭物憑附邀道士數輩驅逐械杻鞭箠視之若無特不敢用刀仗畏或傷女身女但訕罵極口無術可制翁詣徐致懇徐許之而語之曰翁去勿與人說道會見我翁不論會其鄰亦以被祟來求將徐知其與比屋徑攝祟至壇鑄之曰汝當緣乏食故出爲怪汝必知張家衆鬼本末盍以告我可錄功贖過吾捨汝對曰是鉄鉛精也所以不怖笞掠徐乃呼張翁使備畚鍤炭醋令持一符歸就房左方掘土才尺得物卽熾火焚之而沃以醋翁還未及門

女已哀鳴乞命涕淚滂沱果掘得一鈿如言焚鎔女
遂愈

普靜景山三異

湖州烏鎮普靜寺本梁沈休文父墓也當武帝時休
文貴盛每歲春一來拜掃其反也帝必遣昭明太子
迎之遠郊因就築館宇休文不自安遷葬金陵而捨
墓域爲寺昭明亦以館爲密邛寺其後二寺各祀以
爲土地神宣和間普靜遭火災僧尙奎將改塑神像
方擇工有道人詣奎言從建康來素精此藝不較直

但勿使人窺覘奎善而用之數日工畢長揖而去衆
異之始入祠瞻視於壁間忽見絕句云昔作梁朝相
今爲普靜神千年英魄在代代護僧人共證爲休文
不疑奎傳法於慧斌建炎初京師三藏道法師奉陳
畱闍教寺釋迦佛牙至鎮有三朝御封盛以玉匣及
金銀再重始護以木函斌偕僧俗致禱以求舍利七
日弗應人皆懈怠斌拜祈愈加誓言今夕無驗當捨
此身三更後銀盆內鏗然有聲舍利流出三十餘顆
五色晃耀其半露半隱於匣無數函貯於番琉璃瓶

先是太湖漁者於陂中得檀香七級塔高二尺上刻佛像精巧之極一僧贖得是夜夢神告曰釋迦佛分身今在烏鎮汝宜捨塔奉安明旦捧以來斌持餅入塔濶狹深淺無差因建禮塔繪圖會開子開子東皆作文記事斌傳法於妙心郡之景山寺唐覺聞禪師道場也紹興戊午妙心掛錫書記寮欲南遊夢二偉丈夫着古衣冠排闥入謁執禮甚恭曰昔日聞禪師至此某輩七十二村土地聽說法度受大戒永斷葷酒以護正法禪師授記五百年後再來與此山時已至矣

和尚欲何之邪心覺而未信連夕見夢挽留苦切心謂之曰此寺頽弊常住枵然將何力復興且二公何人鄭重若此對曰伽藍主者自有大檀越爲師維持茲非所慮心終不然之住持寺僧師範亦夢神托畱之不得已故爲度夏計至六月師範下世適張恭莊公請寺爲功德院邀心主席一坐三十牖百廢興舉一新距覺聞開山恰五百年慧斌姓沈氏傳曜侍郎之弟也心乃其姪云三世皆感一異善緣深矣右二事沈夷堅趙主簿妾

潭州貧民某人死妻挾二女改嫁稍長悉售之為人
 妾次者入湘陰趙主簿歲滿不得歸繼父死厥母經
 官取之方在趙時為主簿之子所私雖已出猶竊之
 弗已母寓城客邸無僦直主人逐之去乃徙東街易
 二十三店中趙生不復至女懷妊易妻問曰爾未有
 夫何以孕曰自為繼父所賣抱氣成蠱故腹皤然非
 孕也後數月腹愈大母又不償僦直遂詣府誣之訴
 易之子姦其女府逮易并女繫右司理獄受榜笞月
 餘不肯成而女以娠重不可訊一日正午囚者困睡

女亦睡忽驚覺則有大白蛇纏其腹三匝首尾翹然
 相向女惟叫呼求救同室相視怖栗伴媪出語推吏
 吏驗之而信走白理掾掾具衣冠焚香楮拜而祈蛇
 解縛緣壁登屋遂不見旋誕一男方道本始蓋趙生
 之子也易乃獲脫母受杖女以產故免時淳熙十六年
 閏五月間也

王尙書名紙

南城陳元字常卿淳熙十年再以鄉薦赴省試寓貢
 院前旅館夢一吏呼曰王尙書送名紙時王宣子為

戶部尙書元與之無雅素且未嘗往謁既覺殊以爲疑越三日王被命知貢舉元遂登第

桂林兵

淳熙十六年桂林守應孟明仲實遣故用兩兵將匠伐木于桂林山中夜宿民家一兵夢神人持刀割去其腎夢中叫呼兵亦驚覺問所以急秉炬照視則兩腎已墮床下流血如注恍莫測何以致此民與傍兵掖以歸城中且白于府仲實疑弗信送獄根治使權節度推官修仁主簿梁輔詣效用軍審究傷者吐曲

折出腎示之囚者始獲免傷兵不茹葷凡半年創乃愈狀貌全如宦官既無食肉遂云

梁主簿書院

梁輔仁仲潭州人居聚星門外僦大街索將軍廟前呂氏空宅以爲書院其徒從學者三十人一夕梁還家諸生六七輩同坐庭上未燃燭見有被髮自浴堂出者初疑同舍許國梁爲戲以相嚇既而非也國梁走登樓餘人繼踵而上未及半爲鬼物所擊邵陽士人劉開道遂與講禮云卽日恭惟槎木大王萬福且

云不干閑事鬼又擊之良久諸生至樓上恍惚間有
肥肉一槃雞頭子數包在案衆迷罔不自知共食二
物俄頃嘔吐滿板唯國梁在床帳內不遭擊隱隱見
諸人食雞頭每擘一枚各接擘之至長尺餘猶相詫
曰此干脯香也鬼手大如烏鴉扇倏焉没于壁隙事
定始就枕旦起視所吐了無一跡競磨礪白刃以待
之後數日讀書燈下復見大手自窗櫺入轍以刃不
中而遁於庭百怪俱集然皆相約勿與先生言居之
凡七閱月逮館罷方以告云

一明主簿

建寧劉策字獻卿乾道丙戌赴省試已考中魁本經
而以孟子小義失一出處被出又二舉復就試與臨
川黃日新邂逅信州道間云嘗乞靈邵武廣佑王廟
夢神人書字其手曰一明主簿豈非他日官至此乎
若登科決不敢注是缺也是歲下第後六年中省闈
第十三名不得爲教官遂擬鄰州司戶以歸時春秋
已高侍從中有矜其潦倒者爲移書漕臺得攝松溪
主簿到邑一月適言上章論權局之弊丞尉皆不許

即日罷歸未及而卒

黃講書禱子

黃廓講書者興化人家信州未有子攜妻施氏及侍妾詣佛寺禱於羅漢堂是夜夢與妻妾同數羅漢位次相視而笑羅漢忽發言顧之曰前後各三年既寤歷歷能憶妻妾同時亦感此夢俱莫曉旨意但謂當相去各三年孕育而已而同歲得男廓卒後施氏教讀書甚力妾之子曰燾爲長施之子曰杰淳熙中甲辰杰登第至丁未榜燾繼之方悟前後各三年之說

廓又別有四子燾字子元其婦翁饒大中爲黃日新說

劉堯夫

劉堯夫字醇叟撫州金谿人本名單將詣郡赴春補夢有以文卷示之題曰太學饒堯夫覺而思之以姓氏不類姑先易名旣而中選入學偶家急不暇倩友人嚴太伯具狀嚴悞書劉爲饒他日再至見而恍然元未嘗以昨夢語人也後補入太學臨當私試忽苦頭痛不可忍歎曰吾必死前一日鄰齋生夢人來告

日劉堯夫作魁視其試卷塗去五百餘字以報劉劉
謝曰感君愛我厚然吾今日不知死所豈復計較功
名事哉鄰生退密爲投卷薄暮始告之明旦強起以
巾遮腦扶掖就坐信筆塞白泊日中洒然而醒讀程
文大笑悉抹去凡數百言而改爲之揭榜果第一既
陞上舍鄰生又夢學門洞啓從者傳呼而來曰劉聞
詩釋褐劉聞之曰邵先生詩有堯夫非是愛吟詩之
句此殆爲我也遂以兩優賜第初劉爲見時夢占牌
上題云劉通判宅親誌於庭柱以故不用高遠自期

由太學博士倅貳豫章其後暴得疫危甚家人環泣
劉曰吾久知必止此獨不閱吾柱上所誌乎且死手
疏家事數紙乃作偈曰不到清泉白石邊却來城市
走喧喧夜來一派銀潢水瀉向瓊臺玉檻前蓋平生
未嘗參禪也

劉曄做官

劉曄黃則皆宜黃士人乾道戊子黃冠鄉書劉免舉
偕赴己丑省試邵武人謝極者精地理學嘗遊術臨
川與二子相識是時在其鄉張德庸家宿夢人告曰

黃則及第劉曄做官覺以語張張曰劉君堂恩科乎
曰然然則可知矣渠必不正奏名故只說做官也已
而黃登科劉特恩入第三等補太學謝生喜其夢應
他日到撫州爲言之皆抵掌一笑黃調分寧主簿臨
當赴而遭母憂再調衡州安仁酒官在家須次晨起
開門一鵬飛入立主位屏風上急擊之已失所在時
適臥病黃憂之旣而愈而安仁遣吏來報見任者物
故黃曰鵬飛殆爲彼邪及上道到縣一歲忽自唱解
官詞其夕無疾而卒劉注官得韶州司戶當待六年

闕在臨安適與新太守同邸邸吏云司戶原無正官
一在任以憂去反迓後改則死已劉遂之任首尾凡
五考再調象山武仙令閱考亦如韶嘗攝倅攝郡歸
家買田致仕改京秩年幾八十乃終談者論謝生之
夢所謂黃則及第蓋止於策名而劉曄做官也黃族
子日新言之甚詳

張詡夢名

建昌新城士人張詡淳熙十六年初夏夢遊鄉先達
葉韶州民極園逢白髯老叟曰君今秋應舉但用葉

使君名可得也。詡覺而異之，以謂身爲晚輩，豈得輒犯長者名。然私心竊喜，惟恐失之，乃只用下一字，更爲極。是歲中解試，第二人謁謝韶州，自言其夢以謝此二事，皆邑子王揆聞之於葉云。

吳中小經

新城吳中，字克明，紹興乙卯赴鄉舉。其兄在邑於初場之夜，夢克明歸，云小經義第四句言神聖有作大是愜意。今茲中定發舉，覺而書于壁。克明試歸，兄遽問曰：汝作小經義得無用神聖有作之句乎？克明駭然，念所爲程文，元未嘗示人也。兄何知之？卽引觀壁間所書，未幾預選，後十年登科。

陳氏賃宅

陳玠者，建昌人。生計本厚，將所居門爲木工所欺，日趨于貧。後自門至廳堂，一切更建，浸淫及於什器，歷數年，輪奐整潔，而膏腴上田掃空，無餘。其始從事於木工也，當乾道丙辰之春，妻蔡氏夢人告曰：聶有及第矣。蔡曰：他人及第，何預我事？告者不復言，但以錢二千緡置於地而去。蔡寤以語夫，聶君同郡人也。是

時方赴省試登科十年後玠家益以貧蔡氏又死略無一錢可活遂以宅售於聶恰得二千餘緡追悔弗及自爲人說如此

楊壽子

唐小說所載吳郡漁人張胡子於太湖釣得巨魚腹上有丹書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付張胡子近建昌一事亦然淳熙八年春南城縣境久雨溪漲漁者於岸澣設網罟前此郡無大魚江中所得極不過一二觔他皆池塘中養者耳是歲民

楊壽子置網於章山支港及收之覺其太重獨力牽挽不能勝遂爲所困幾墜而溺叫呼求救同業者三人共助之乃一魚絕大騰躍于中徐徐曳至岸百計攻刺死凡重百斤熟視之額上隱隱有鮮紅字衆漁皆郵眈無以識者一士人至爲釋之曰三度入潮門四度遭大水下梢却逢楊壽子彼村多楊氏取此魚者正楊壽子云

陳如埧

陳如埧字伯咏南城人其父適用曾與山谷先生倡

和名見集中墳雖不讀書而爲人剛烈嗜酒使氣無
憚一妹嫁遠鄉何屯田之孫嘗往其家見一樓寬敞
施牀欲宿妹曰此中多鬼怪何氏之人尙不敢登兄
毋取禍已灑掃書房延待矣墳弗聽遣僕伴直又却
之妹憂甚而不能回奪夜將半一女子盛飾含笑迤
邐從他處來墳知爲鬼也佯若熟寐女稍前趨牀元
未交談卽推其股時時移足向下至此推轉急背身
起立大聲叱之隨沒不見復上理衣衾安枕迨曉寂
然妹急問訊乃詳告之聞者服其勇凡畱連旬日不
復有影響爾後亦無人敢再寢于彼者

傅全美僕

紹興十七年七月建昌軍管下著嶺士人傅宗道置
酒延客方就席聞鑼聲錚錚然遙望乃羣盜也其徒
數十人目明急喚壯僕治禦備婦人皆登山盜入門見
酒饌恣飲食焉掠財物四十緡而去隅保聞寇至盡
持刀矛來盜已醉所攘半爲諸人所得近村厚平里
有傅全美家兩田僕亡命邀擊死于盜手其魂每夕
至主人之門寃憤呼叫全美之父怒甚開門厲聲叱

罵之曰汝自利賊財至於喪身何于主家事而來恐
動人如此吾念汝積年奔走之勤不忍加治今將繪
汝形於近廟俾沾受香火待時託生宜速去自是其
聲日遠及繪畢遂寂然

此卷皆得之黃日新齋賢

夷堅志乙集下

顧端仁

卷一朱琪家兒下

顧端仁秀才本河北人後從父海來南居於錢塘修
文巷未娶妻一日會食堂上恍恍間見一少女顏貌
光麗從外入徑造其前舉手掩食器欲啐嚼而莫能
二親疑焉問其故託以他事隱弗言蓋已墮溺色愛
自是鬱鬱不樂殆如癡人而女子每夕必至嘗獨行
西湖畔遇之前攬袂笑曰子念我乎顧作怒叱之曰
汝乃邪鬼爾何念之云女曰何由知我為邪曰適視
汝行晝日中而無影非陰魅而何女曰子既有疑心

試相隨詣四聖觀遂攜臂而往泊入觀門忽不見盤
泊良久而出則立於道傍顧謂之曰汝畏四聖其邪
可知女曰子未悟茲理邪貞聖亦婦人爾顧曰何謂
也曰道經不云乎太陰化生水位之精各大笑復同
塗往來人訝其獨行語然無敢問須臾邂逅友人張
仲卿女又避匿顧始以告之仲卿曰姑置鬼事且同
飲酒於是往旗亭酌飲仲卿歌杏花過雨詞畢女不
知從何來已坐顧右顧生命置杯添酒仲卿無所觀
嘆唾不已仍罵顧以為挾魍魎俱行徑舍去報其父

父驚懼俟其還家率之投閉門黃法師黃持法罕出
故有此稱黃曰此為妖孽所憑必猫精也明日當為
誅絕先書二符授之其夕女不至迨旦黃又與三符
使佩其一焚其一以一榜於門遂絕不復來經數月
因送喪車于菜市門外歸仁寺女踰躑而入咄曰汝
太無情使黃法師害我今三符在我手展示之顧曰
此非吾之意迫於父命耳女曰汝若不說父何由知
我我亦不怨汝但從吾行才到市橋顧遽跨闌赴水
適有草橋在下急拯之獲免詢其所以曰但見美人

相引造一宮宇赫奕如王居正擬從游而為諸君喚
回殊為耿耿不料幾淪幽趣救護余生恩有所自矣
然浸抱迷疾少時而殂

聶公輔

聶公輔博州高唐縣人家本南劉鎮徙于北郭富有
倉箱之積性好鬼神凡有所往無論路遠近事大小
必扣諸神神以為可則行不可則已又酷信巫祝奉
淫祠尤謹敬歲月滋久禱請多不驗於是懈怠之心
生翻成毀悖嘗以六月正午坐堂上僕妾在旁忽聞

訶叱聲注目凝視見數少年黃衫小帽玉帶綠鞵振
袖過庭下人物才尺許而歷歷可觀聶震駭呼家眾
悉至所覩儼然皆驚走出外少年者冉冉騰空駕雲
顧從吏以線一縷繫通紅炭一挺長三尺置于屋上
其去稍遠聶遣僕升梯取之炭洞赫不可響適而一
線自若繼此後百怪競作中夜車馬憧憧蠟炬旁羅
照耀奪晝鄰里聚觀如織殊不為止雖邀善法者考
治莫能絕擾擾累月聶不勝愁撓遂得疾竟至不起

羅春伯點撫州崇仁人淳熙甲午僦館于邑人吳德秀家受業者數輩吳夢館之西偏有物類狗起於芭蕉叢下已而兩角巍然奮身飛躍歷舍東升于天光粲然照耀遠邇鱗脫甲委墜滿地方審為龍也覺而喜徧以告人不知為誰祥應比秋試獨羅中選其所居正在邑西未試前與一友同行占響卜約以首語為友證次者為羅證約方定聞路人回顧曰來不得友即失色又有相謂曰桂枝香蓋用四平語呼其侶共歸也是歲友黜羅次年廷策為第二人初名

維岳字伯高肄業於郡城西南之別墅夢報榜者至名乃點也遂更之以乾道戊子獲鄉薦又夢到官府閱金書扁榜中有兩舉登科四遭薦達八字竟兩到省闈幾魁多士春秋四十五起佐樞庭然未兩月終于位所謂四達之兆茲未能曉

劉氏僦居

卷三安國寺僧下

忠順官王成為饒州指使而卒其妻白氏自故居城隍廟西巷徙於牌樓南僦鍾氏邸舍先是郡吏李生寓焉病瘵癘不勝煩燥赴井死鬼數出空屋為怪鄙

民多知之劉氏以債直少且不審前事既徙入便聞
剝啄嗟吁之聲始訪得其故於是取北斗經寘井蓋
上舉家盡夕不寐明燈待之二鼓後見井蓋自舉起
一人從中伸兩手攀闌裸出拈經戲弄大笑曰縱使
是北斗經將如我何復反諸元處緩步往前門咳嗽
數聲而還劉家人怖懼相抱而坐良久隔窗扯人衣
裾彈指長歎盤旋過夜半乃奄由趨井中次夕復然
劉亟捨去自是無人敢卜居

余榮古 即下

樂平余榮古乾道中以歲饑流泊淮上偶得五雷法
稍習行之時村落耕牛多病疫往治輒愈頗獲酬謝
可以糊口因定居焉淳熙乙巳暫還鄉其族姪知權
妻詹氏者父母適如淮地知權與妻送之妻還舍感
疾妄言謔語如狂如癡不復省人事乃招榮古視其
狀及行法考召蓋詹之先亡也榮古顧曰可縛起病
者時卧房內便舉手前向宛若受縛繼使鞭訊則又
叫呼服罪徐諭之曰汝是詹家祖先自合隨子孫住
處受香火如何敢擅入人門庭且作殃禍吾念汝係

姻親未欲致法宜速去即謝過請釋放許之俄頃間
病者平安如常

妙淨道姑

周狗脚

余仲庸初病目招臨川醫鄭宗說刮障翳出次於舍
傍徐氏庵廬蓋法當避囂塵以護損處時十一月中
憩泊甫定立於門遇一道姑負月琴貿貿然來僅能
辨衢路向前揖不去問為何人何自而至對曰妙淨
只是餘千人尋常多往大家求化不幸有眼疾見鄉
里傳說官人迎良醫到此是以願見之但妙淨行丐

苟活囊無一錢乞為結一段因緣使得再見天日余
惻然命僧童引入皂下留之宿時已昏暮將俟旦拯
視童見之甚喜燒湯與濯足時時以微言挑諛迨夜
置榻借宿明日呼之出鄭曰此名倒睫毛入眶所以
不能覩物治之絕易然亦須數日乃可了余語之曰
汝是女子住此有嫌汝不過有服食之慮吾令汝往
田僕家暫歇以飯飼汝其人笑曰妙淨乃男人非女
也余察行步容止語言氣味為男子無疑不欲逆詐
竟喚僕導至彼舍徐徐訪之果一男子耳平日自稱

道姑徧詣富室或留連十餘夕其為奸妄不一而足
至是方有知之者

彭婦棺

洪季五下

從姪孫侶之婦彭氏紹熙五年八月下旬生子不成
而死彭婦得病危甚侶之父以事留金陵陸伯父蒙
之為買棺且預漆飾凡為錢百千經旬病少間蒙念
凶具留家不祥議轉鬻之以供藥餌費既有王三郎
者酬直矣九月七日正午蒙假寐夢老叟長七尺自
外策杖來謂曰此器便欲用切勿妄動爾何性急若

此萬一不如意倉卒間如何尋覓蒙覺而駭之急遣
童問訊則病者勢已變後三日而亡蒙之說

小紅琴

鈔本缺臨終遺言以下

天台王卿月字清叔生於紹興戊午敏悟多藝能琴
棋卜筮音律射醫無所不妙解有琴一張絕佳殊自
寶惜自起居舍人出牧淮西至瀋熙庚子年四十有
三矣在鄉里夢一道士霞裾雲鬚氣拂霄漢才見即
與之琴王驚喜捧翫乃已物也笑謝之曰是吾家所
藏何必爾道士曰舍人徒有此琴未識其意因覆琴

底龍池示之中刊八字曰一紀之年事在小紅方擬
扣其旨而寤漫書于策亦不復省錄紹熙壬子自瀘
南召選為宗正少卿從牙僧得一善弄小鬟問在家
時名為何曰小紅也猛憶昔夢而相去恰一紀鬟既
工於技又能七絃遂倍常價買之而畀以所寶者嬖
寵甚至才兩月被命使金國王固精五行以是歲運
限衝擊不願往辭之再三不獲至七月七日乃出國
門到姑蘇疽發背間至京口浸劇未及揚州十里而
卒臨終遺言報其家使即遣鬟歸父母處淮人諺云

揚州十里小紅橋又與夢合初在瀘南好激賞兵卒
浸淫無藝其去也府藏為之枵空後政張孝芳不能
繼每從鑄減生此遭奇禍淮蜀東西數千里而兩人
之亡皆七月十二日吁亦異矣哉陳宋卿說

優伶箴戲

鈔本缺蔡京一段

俳優侏儒固伎之最下且賤者然亦能因戲語而箴
諷時政有合於古矇誦工諫之義世目為雜劇者是
已崇寧初斥遠元祐忠賢禁錮學術凡偶涉其時所
為所行無論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對御為戲推一

參軍作宰相據坐宣揚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公憑遊
方視其戒牒則元祐三年者立塗毀之而加以冠巾
一道士失亡度牒問其披戴時亦元祐也剝其羽衣
使為民一士人以元祐五年獲薦當免舉禮部不為
引用來自言即押送所屬屏斥已而主管宅庫者附
耳語曰今日於左藏庫請得相公料錢一千貫盡是
元祐錢合取鈞旨其人俯首久之曰從後門搬入去
副者舉所持挺扶其背曰你做到宰相元來也只好
錢是時至尊亦解顏蔡京作相弟卞為元樞卞乃王

安石壻尊崇婦翁當孔廟釋奠時躋于配享而封舒
王優人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坐側孔子命之
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軀
僅蒙公爵相公貴為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
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名世真
儒位號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
席亦避位安石皇懼拱手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
憤憤不能安徑趨從祀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長
為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青數之曰汝全不救護

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
安石於孟子之右為此而止又嘗設三輩為儒道釋
各稱誦其教儒曰吾之所學仁義禮智信曰五常遂
演暢其旨皆采引經書不涉蝶語次至道士曰吾之
所學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亦說大意未至僧僧抵掌
曰二子腐生常談不足聽吾之所學生老病死苦曰
五化藏經淵奧非汝等所得聞當以現世佛菩薩法
理之妙為汝陳之盍以次問我曰敢問生曰內自太
學辟雍外至下州編縣凡秀才讀書者盡為三舍生

華屋美饌月書季考三歲大比脫白掛綠上可以為
卿相國家之於生也如此曰敢問老曰老而孤獨貧
困必淪溝壑今所在立孤老院養之終身國家之於
老也如此曰敢問病曰不幸而有病家貧不能拯療
于是有安濟坊使之存處差醫付藥責以十全之效
其於病也如此曰敢問死曰死者人所不免唯窮民
無所歸則擇空隙地為漏澤園無以斂則與之棺使
得葬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其於死也如此曰敢問
苦其人瞑目不應陽若惻悚然促之再三方感額答

曰只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徽宗為惻然長思弗以
為罪紹興中李椿年行經界量田法方事之初郡邑
奉命嚴急當其職者頗困苦之優者為先聖先師鼎
足而坐有弟子從末席起咨叩所疑孟子奮曰仁政
必自經界始吾下世千五百年其言乃為聖世所施
用三千之徒皆不如我顏子默默無語或於傍笑曰
使汝在世非短命而死也須做出一場害人事時秦
主李議聞者畏獲罪不待此段之畢即以謗褻聖賢
比執送獄明日杖而逐出境壬戌省試秦檜之子熺

姪昌時昌齡皆奏名公議籍籍而無敢輒語至乙丑
春首優者即戲場設為士子赴南宮相與推論知舉
官為誰或指侍從某尚書某侍郎當主文柄優長曰
非也今年必差彭越問者曰朝廷之上不聞有此官
員曰漢梁王也曰彼是古人死已千年如何來得曰
前舉是楚王韓信信越一等人所以知今為彭王問
者蚩其妾且扣厥指笑曰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他
三秦四座不敢領略一闕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護罰
云

葉氏庖婢

卷四優伶歲諫下

永嘉葉正則為湖北安撫參議官有庖婢忽懷妊疑其與童僕私通而此婢為人村戇持身甚謹置不問已而滿十月生子暗中不作聲捫其體冰冷無氣亟取火燭視為泥塑所成者將擲棄之一老翁踉蹌而至連呼曰吾兒也不可殺就地包撫挾之而去乃知其為土地祠中鬼物云葉氏亦不復扣所以

張花項

卷五張小娘子下

建炎紹興之交江湖多盜張花項戚方尤兇虐張破池州駐軍於教場所掠婦女無數為官兵所逐不忍棄之乃料簡其不能行者得八百人諭其徒曰各納腳子須臾間則八百女雙足剝疊於庭然後去則者未即死皆叫呼號泣經日乃絕戚方在宣城廣德盡戕官吏不遺餘張循王與之苦戰二盜力不敵始就擒循王數其罪戚曰主此眾者張統制也方係副將奉其指揮耳循王置之繼問花項花項笑而對曰命運使得如此今當以不倒獻相公循王怒其不屈叱斬之首斷而尸不仆戚繼獲免竊位至節度使暮年

抱疾困頓中唯與花項應荅花項所言亦只出於戚
口大要憤其賈已戚曰自是統制一時對得錯了以
致隕命方何預焉紛紛終日竟不起此事張幾仲為
景裴說

譚真人

楊戩館客下

衡州道士趙祖堅初行天心法時與鄉人治祟既止
復作不勝怒攝附體者責問之對曰非敢擅來乃法
院神將受某賂是故敢然今去矣趙默自念吾所以
生持正法降伏魑魅者賴神將為用也茲乃公受賄

託吾將何所倚仗哉欲狀其罪申東岳是夜夢一介
胄武士威容甚猛拱手立於前曰弟子即法師部下
神將也生時為兵有膂力衆呼曰陳鐵鞭死得為神
得隸壇前不能自謹致納鬼賂聞法師欲告岱岳則
當墮北酆無間獄永無脫期願垂哀恕請得洗心自
新趙曰吾不忍言汝罪只云不願行此法使汝自回
耳其人拜謝而退趙竟上章反術議改習五雷而無
其師但焚香於譚真人象前冀獲警悟越數年復為
人考召方便童子照視忽躍然而起被髮跣足仗劍

厲聲曰吾即譚真人也憐汝精勤故教汝法汝曾有所得否對曰止得四符乃真武傳於世者神曰吾五雷符當有七十二道此才十八分之一如何可以攝服邪妖宜取百幅紙置几上當為汝傳即插劍於地曰仰五雷判官速傳七十二符限只今畢初不見有所作為僅一食頃曰符已足命趙取之揭示其紙凡六十八幅每幅畫一符天篆粲然非世間書也趙驚喜捧受用拜起童子亦悟自是符驗通靈癸志所書治衡廟一王者即此也趙祕其事不為外人說其徒

徒游淳僕道人者備言之

傳選學法

傳選為江西副總管時邀臨川王侍晨來豫章從學雷法王甚惡其人然念凶德可畏不敢不與但教以大略在朋輩中已為高妙選藝成將有所試望僧刺一塔嶄然高出四圍即焚符治之少焉火從中起爇為煙燼而塔無所損既而憤王傳術不盡欲募刺客加害王已先知之怒曰彼為我弟子而謀射羿豈宜使滋蔓得志哉於是法飛檄悉追其所部靈官將

吏選所行法從此不復神

東湖荷菱

趙不為妻下

鄱陽東湖蓮藕菱芡甚盛薦福寺賴以贍其徒淳熙中忽薦然如悴所產花實才得十之三景裴弟游浮洲與院僧法聰納涼柳下叩其故曰為一村巫所焚是以若此裴怪其語不經頗出言蚩責聰曰向者某村有行法巫術已成而弟子從之學者必欲觀試乃買一生魚持祭所事神啟白未竟魚正撥刺遽翻白以死巫愠見於色曰溪之北有枯木為精所憑吾未

暇祛逐為德已厚而不願正法之臨故呈此悔詎容不加誅即寫符飛擲俄頃間遙望火起木中從顛至末悉焚燼魚復活弟又求再詣他所於是為此來寺中人但覺微煙蓬勃繚繞湖面旋即煙止明日往視荷菱一切倒更不可救其為人禍亦云烈矣天地神祇昭布在上山川之靈固見之了不致誅何也

閻義方家雷

羅伯固腦瘡下

汴人閻義方隨父官於鄱陽因買宅以居義方死其子徽習行五雷術而為人儂薄少誠敬先娶巖陵余

氏女經數歲化離之而蓄妾每數月無娠孕即逐去
前後七八人日夜耽著酒色不復於法籙介意紹熙
五年十月六日正晝大雨氣霧蒙蔽其室黻之女年
十二三歲見白衣老翁長丈許心忖而入袞大火毬
于庭戶女駭顛欲仆翁挈之歸房震雷轟擊一柱一
梁皆有損臂痕侏儒盡碎其家先事四聖繪立象嘗
為廐下兩馬鬪齧至挂處傷象雙目乃令畫工復寫
別本為坐象而捲束舊物覆以東坡石刻墨竹是日
悉碎碎無餘一轎拆折如粉椅桌之屬皆然燈檠二

救一長一短短者碎而長檠不動庖婢遭火敗面鄰
居郭氏一婢亦為殘焰所灼灰埃積地厚寸許若累
年無人居者附近數家屋宇皆搖動黻憂降罰未艾
招王仙壇楊道士醮謝楊蓋素行雷法者語之曰此
法中神祇威猛吾以羽流清淨猶常常戒惕豈若塵
俗輩所應用心凡所傳文書之類宜以付我不然將
獲大戾黻懼而從之且上章謝罪繳納法式誓不復
敢行初黻之女兄為母楊氏鍾愛招樂平洪懋將仕
作贅壻是歲秋以病亡臨終與母訣曰此宅蹀躞已

久必生變怪宜急徒以避之毋不暇如其說未幾有

雷禍

雷大了萌應夢

合生詩詞下

鄱陽永寧僧了萌初行脚往廬山將參天池長老行
機法席方入室機逆問曰汝非某人乎對曰和尚所
問乃了萌祖師今亡久矣不審何以知之機曰吾夜
夢此人來作禮今而汝至汝得非乃祖後身耶蓋萌
之祖以試經得僧而萌亦然聞者證為後身之兆機
自稱簡堂名震叢林不妄接納萌于弟子中最為上

首後嗣法出世住持圓通始入寺之夕夢延眾僧會
茶而已居第六位覺而莫曉繞闕六月移淮他刹乃
悟第六之義久之歸薦福而終

夷陵嬰兒

復州防庫大下

峽州夷陵縣數十里間村民家以紹熙元年生一子
纔周晬忽頓生髭數莖及三歲遂蔚然滿頰雖頭如
瓠壺伊鴉學語只是嬰兒然長鬚已過臍多可把握
色極黑嘗抱入郡城予仲子簽書判官事見之將從
其父買以歸未及而夭曾不登五齡亦云異矣

姚將仕

彭氏池魚下三條

文惠公總領淮東日攜幼弟迅在官下其所生母病
療治無良醫乃載詣常州時從兄景高為晉陵宰畏
其疾傳染使往節級范安家招醫巫診治竟不起殯
於僧舍明年正月望夜高兄之子櫛年十歲矣與親
識兩人觀燈于東嶽行廟范安之居在廟外邀啜茶
果歸而被疾信口妄語不省人事郡人姚將仕者納
粟買官能行五雷天心法命視之先救神將呼土地
詰問有降神小童見至咄咄自語官府嚴整如何得

有邪祟恐是他家婢妾之屬所為那可責我實無鬼
可捕姚謝去自於其家飛符噴水凡十餘日攝出一
女子蓋迅母也不肯言所以來姚牒城隍寄收他日
再呼問始云因小官人到范家故隨入縣舍於是以
酒饌香楮遣之而申泰山府乞注生具焚其柩櫛即
愈

澧州判官

故鄣郡州泥之子林字伯宗紹熙二年自鄱陽赴澧
州判官蒞事數月直宿兵卒見本倚土地廟判官踞

生廳上或以告林林意諸宰相戲侮不以為怪次夜復然陰察之了無迹但杖闈者而親往閉廟門且選一謹信者宿其側此人懼謹終夕不敢寢將五更見一人身軀頗偉髭髯如戟從外來踐履其衾席而過至旦則儼然據主位偃蹇林亟驗封鑰門開如故始大駭訝曰得非奉事不肅招致此異乃具牲酒拜禱謝過俄報手詔至林乘馬出郭郊迎中塗墜鞭若中風狀馭者拾鞭復進已頽仆馬背扶掖以下僅能拜詔甫歸家即死廳吏方云數日前夢本官與廟判官

為代林本雅素吉人而邂逅至此雖沒而為神亦眇未矣

澧州巡檢馬燧說

臨江二異

臨江軍相傳有二怪其一軍治內野猫雙目如丹出則以前足抱頭而睚眦人立其一省倉內白犬不知其幾何時凡見之者必有災咎紹熙二年予壻錢縉為守嘗見猫繼而老兵報已生六子而不得其處俄銜其二往通判廳嚙食是時景章兄在職未幾而錢以言章章為漕使所劾同日罷從姪櫟為清江尉暫

攝錄曹入倉支馬穀羣卒忽向教叩稽連拜驚問之
曰白犬正在穀堆上望外而立出視之果然亦為致
敬禱數月卒於官

其桂巖驚獸

陸荆門下

族弟仲堪居洪源往祖居桂巖赴從兄飯歸已中夜
一僕持炬火行前覺有物追隨在後凡三四里將到
家家聞人又持炬出乃見一豪豬蓋乘火光而至者
兩下以牙交刺之豬從坡下跳登岸正直智井墜焉
為眾擊殺通身皆帶箭箭如小玳瑁筒其表尖銳可

以治頭痒尋常與人遇則竦而激之中輒成創或著
要害處亦久久方愈村民程卞八者能射虎里人稱
為程大蟲其法惟煮草烏頭汁以淬箭鏃拖窩機伺
於虎出入道上嘗有一虎為箭所傷不能行倚樹蹲
立程曰虎死不倒地此已死無足懼徑前欲取之虎
尚未絕忍痛哮吼舉兩足搏程奮臂撐拒力且竭其
徒望見爭奔救僅得脫腦後及背皮皆遭爪攫拏卧
病幾月乃起

湯顯祖

卷八首條

湯顯祖池州石埭人兵部侍郎允恭之孫也紹熙五年為涇縣宰初交印主吏白三日當謁廟湯叱之曰吾行五雷法神祇在掌握中豈當屈身拜于土偶之前但令具飲饌兩席設于祠宮而命車呵殿直造其處與神分賓主抗禮對酌且言當官籍庇之意吏民見者切怪而憂之是夜暴風歛起山水溢溢縣治滄浸七八尺至于卧牀之下文書籠篋大半入水僅不傷人皆以為慢神之咎湯以屋廬損敗伐木于林藪一新之又命畫工王生繪神將大象七十二軀舉事

香火極其虔敬至次年春為提舉官李唐卿子勉所按罷去

陳李寃對

水陽二趙下二條

水陽民李氏陳氏有爭訟李氏為秦府幹者挾勢力歸曲于陳陳翁死於獄經數歲其少子在田間為一白犬所窘持杖逐之犬走入李氏之堂忽不見是夜翁託夢于妻曰我抱寃憤歷年今訴理得直故來報汝明日可為我設奠以賀妻覺而悲泣如其戒未幾長子入李山掘楮柶李適在山下聞丁丁聲趨視見

之取巨槌奮擊曳至平地又使僕併力痛筮支體無全膚即死旋斫竹數束疊於墓莽間唱云陳持刀為盜與之格鬪監鎮官汪杲驗其尸具以實白縣李生係獄旋亦死焉乃昔歲陳翁絕命處也

嚴州女子

嚴州士人家女子年未及笄一夕睡醒枕畔得果實如桃者取食之旦起見飲饌之屬輒掩鼻凡可啖之物皆不向口父母嗟異訪醫召巫莫能展力歷十餘年矣而肌體不覺羸瘠一切如平常但不敢議及婚

姻事忽索酒其家與一杯即飲之繼稱餒甚索飯自是悉復故乃以嫁郡士洪生洪之二弟琰璞俱登紹熙庚戌科琰為南陵主簿

楊政姬妾

胡朝散夢下

楊政在紹興間為秦中名將威聲與二吳將官至太尉然資性慘忍嗜殺人帥興元日招幕僚宴會李叔家中席起更衣虞兵持燭導往溷所經歷曲折殆如永巷望兩壁間隱隱若人形影謂為繪畫近視之不見筆蹤又無面目相貌凡二三十軀疑不曉扣虞兵

兵旁睨前後知無來者低語曰相公姬妾數十人皆有樂藝但少不稱意必杖殺之面剝其皮自手至足釘于此壁上直俟乾硬方舉而擲諸水此其皮跡也叔永悚然而出楊最寵一姬蒙專房之愛晚年抱病困卧不能興于人事一切弗問獨拳拳此姬常使侍于側忽語之曰吾病勢淋漓如此決不復全生我傾心吐膽只在汝身上今將奈何是時氣息僅屬語言大半不可曉姬泣曰相公且強進藥餌脫若不起願相從往黃泉下楊大喜索酒與姬各飲一杯姬反室

沈吟深悔前言之失陰謀伏竄楊奄奄且絕瞑目所親大將謂之曰相公平生殺人如指蟻虱真大丈夫漢今日運命將終乃流連顧戀一何無剛腸膽決也楊稱姬名曰只候他先死吾便去大將解其意使給語姬云相公喚予呼一壯士持骨索伏于榻後姬至立套其頸少時而殂陳尸于地楊即氣絕

宜黃縣治

卷九宜黃丞廳蛇下

宜黃縣後有游觀處曰望月臺曰馴雉堂曰百步亭皆依山為之紹興初巨盜入邑民奔赴逃命盡死其

中以故鬼物為癘十政令宰不敢居正寢多宅西偏
船齋戊寅歲南昌李元佐到官始開戶掃塵撤空治
牖而居之晝夕安處寂無所見獨僕草樓船齋之西
距馴雉堂不遠或白日聞撼鈴聲亟往視之乃巡夜
卒所持者自鳴於空倏往倏來初無攜控懸繫之物
也揮杖擊之而墜它日又有束竹出自堂天矯如蛇
行僕迎斷以刃投諸火以白李李斥勿言在職三年
始終如一日臨受代徒寓驛舍將葺故治以待新令
尹什器運致未盡明旦往取皆為鬼堆疊無細無大
至與屋脊平甚費人力收拾後政至聞其異復處西
偏云

鄂州總領司蛇

九梁星下

鄂州總領司故州治也後逼城城有園園有大蛇長
數丈徑尺許乾道中韓總領者欲于東北隅建楚望
亭而築基不成至於數圮或言此處蛇所穴儻為立
祠當可就韓如其說作小廟於數十步前基即成蛇
往來東西或入教場大井內或從府倉氣樓中垂頭
而下食米嘗蛻皮於竹林裏一兵得之貯以布囊時

時出示人蛇廣長如其身左肋下有一足郡民楊八
偵撲城下濠種菱芡就墻地縛葦舍母子處之以察
監摘者夏夜過半聞水聲母以為盜也出視之見蛇
在女牆上而頭濠中昂起睨母母駭叫楊生至僅能
舉手指示即仆地死楊懼捨之去已而蛇不復出入
疑其入大江去

鄂州遺骸

宜黃青墓下

鄂州地狹而人眾故少葬埋之所近城隙地積骸重
疊多輿棺置其上負土他處以掩之貧無力者或稍

經時月瀕於暴露過者憫惻焉乾道八年有以其事
言於諸司於是相率捐庫錢付勝緣寺僧治其焚瘞
先揭榜衢路許血肉自陳為啓墳裝甃舉而藏之且
書姓字于外如無主名者則為歸依佛寶一切火化
投餘骨於江其數不可勝計內一骸獨骨節相聯不
絕色狀與他尸不類僧拈說金沙灘鎖子公案以為
一段勝果俄又于積骸下得小鬟度可十四五歲青
衣紅襦塗澤豔冶儼若生存輿置寺門外三日市民
無遠近爭來諦觀莫有知者時方秋初容不少變萬

眾驚異乃別治兩棺易衣改葬仍立塔其塚上表而出之但無有記於圖志者懼久遠泯沒為可惜也右

事李大東仲詩說

王瑜殺妾

金椒猶犬下

江東兵馬鈐轄王瑜者故清遠軍節度使威定公德之子也天資峻刻略不知義理所在居於建康嘗延道人嚴真于家使之燒金怒真跌宕失禮多所求索諷親校飲以酒至極醉揮鐵椎擊其腦殺之婢妾少不承意輒褫其衣縛於樹削蝶梅枝條鞭之從背至

踵動以百數或施薄板置兩頰而加訊杖或專捶足相皆滴血墮落每坐之雞籠中壓以重石暑則熾炭其旁寒則汲水淋灌無有不死前後甚眾悉埋之園中妻鄭氏亡妾何燕燕濟其惡顯房擅愛偽作正室受封紹興五年九月妾李遭撻委頓瑜碎付後院自遍鎖其門李氣息僅屬心念此家殺人多矣何得全無影響便恍恍若有值遇門忽豁開天未明負痛徑出謂主人見之均為一死泊過堂門及外門三重皆無人焉遂奔歸其家瑜方覺遣卒還追躡李父挾女

詣府時總領使者趙從善攝府事聽其訟呼廂官往
究質得兩夕前燕燕手殺一婢猶未掩藏乃令吏輩
監守瑜而執燕出下獄鞠治盡得眾尸械繫兩人而
上其獄慶元元年四月詔削除籍編置朱崖燕杖死
於市瑜至萬安軍死

何氏魚子

卷十五尚書名紙下

金谿士人何少義乾道九年冬取池魚為鮓醢剖腹
得子盈盆置諸廡下室中夜半聞盆內唧唧有聲謂
為鼠齧起視之喧愈甚敲其盆即止既而復然明日

以語人或勸之使投於江河妻不聽恣烹食無餘次
年春妻死初少義嘗夢烏衣婦乞命覺而妻家遣僕
以均籠盛巨鼈來餉因感昨夢即親詣江濱出放之
惜其妻不能然也 二事臨川蔡仲明說

王姐求酒

劉疇做官下

建昌葉氏極多內寵一妾王妾病死亦無子故雖葬
於墓園而春秋薦奠勿及淳熙己酉葉自昭州終詣
闕攜二妾行俱夢王姐來求酒且愀然曰吾沒後幽
魂無歸欲自取覆官人又近不得爾兩人幸為我一

